江北日記

江北日記

Carpentier

江北日記

壬申五月三十日崔宗範金泰興林碩根以厚昌郡守密飭到竹田里朱重錫家杖捨行裝

六月初一日申時量從河山面金昌里上流五仇非無人處作筏渡江即馬鹿浦也有華人幕八坐我人幕十七坐華人共二名我人共十八名羅坐江邊淘金見輒變色且問來由故答曰別界在此尋真來到渠等又曰此地雖無官長亦不可全無管領而近來甬國人無數越來外似流焉內實劫盗故自前月議之頭自名曰會上會頭統首禁斷殊常之人立科甚嚴每見初來人輒奪其衣兩糧例行皆楚克斷來路而雖自此

放爾前去許送之責當在我們決不可許往因被拘不發上宿於林浩範家浩範亦年前自金昌里潛越者也既有夙誼稍愈於生而猶難放心耳

初二日向晚華人五十餘名荷銃曳杖而至曰前冬交戰時汝等一爲寨將一爲防將狀貌吾衆甚如仇讐今有何諱稱托尋真而來乎即前動手危在呼吸林碩根頻辭華語故萬端哀乞曰吾在吾國寨將防將等任務盡吾誠而若許留住於此與爾結隣則患難相救豈不如我國寨將防將時事乎爾雖以我寨將居住時事至今相讐然吾們近或被罪遞任或因發見責故無意樂生聞此地學風來附乞隣而

乃以大國人弘度芥蒂於往事迫人於艱險之際生死任爾但恨窮島保人
人且網之世事固如此乎會上統首有李端人者顧倣統首秋成律金成岩白
啣言似言真情此將奈何又曰不教不可不送而既送之地無寧安挺許
帖使渠盛我国成許送帖示曰持此往示於前路統首則可無遮攔因歡
接勸酒曰初欲斷送性命今既保活前送則不得不盡我之道前月
各處把頭立議以巾裹頭而行雖爾國人來此者不敢違越若以衣冠
行者指謂初來者每有奪物結果之變脫其衣冠以巾裹頭而去也夜
宿港範處
初三日自馬鹿浦始發衣冠任置林港範家以布巾裹頭北行二十里到

穴巖坪都會頭辛太家止宿卽我地社地洞越邊七道溝所管部落也
辛太本以我國人十餘年前潛越已扮大國裝束者也曾聞辛太之爲人心
險而自高故欲得其歡心先以業光紙束懇懃相遺曰吾們之在厚昌
也聞君高義惓惓於故國之人輕財恤窮賴而生活者殆今千百今幸諧對誠
是奇遇稱善不已則辛果大喜具酒飯欵接曰我今爲會上都會頭會
上文簿都在於此請君見之因出示二冊一是人丁成冊一是兵器成冊而詳
細考察暗誦其摠錄則自三水仁遮外境越邊下至厚昌終界越清金洞四
百里之間凡十八部落合爲一會上、、云者類我國各邑之一面而中有會頭
云者卽其里任之類而都會頭云者如我各邑面內之有風憲也各部落名

不能盡記而我國人戶為一百九十三人丁共一千六百七十三名華人幕一百六
十三人數不録故闕之而丁外稱軍者三百餘名兵兇成丹中華人鳥銃八十餘
柄我人鳥銃四十八柄大銃二十柄而唯我人銃則立冬收聚任置於會頭家至翌
年寒食頒給聚分常以寒食立冬為限者寒食氷解立冬氷成々氷之後我人
易攻而或慮我人之居在彼界者從後而應之也業在於農且務採蔘捕鹿獵
船淘金又或有蔘圃為業彼富我貧我人之傭於彼者十尚八九而雖不役於彼
者亦奴之事主皆資彼為生也
初四日沿流而上四十里之間一水縈回越十二曲到七道溝終界方成民家止宿
成民亦我國人而三年前潛越者也含羞而語曰我本茂山鄉族背國來此罪

當萬死何敢舉顏相對而君以故國礼義之人胡為乎来此答曰聞此地有
羅善洞楊花坪玉鷄村為天下勝界且有蔡先生鄭將軍葛處士金進士
為當今英雄故所以尋到於此君既先来能見有如此等地如此等人乎
方曰我亦在茂山時聞此説挈眷移来終不得見而誤落此地進退惟谷荏
苒三載頓無樂生之意自悔莫及忍使君輩如我落井乎須即回路返國更
勿前往也

初五日自方家離發出門四望山勢自白頭横落西大嶺甲卯分枝百餘里
長亘如柱而兩傍山勢聳拔拄天回首舊路即馬鹿浦主起龍也道路極險水
色甚黒廣可三十餘步沙石皆黒而涉水東望白頭山似不過四五日程也北踰

大嶺五十里樹木連天豊草埋逕卓動下嶺忽有山澗廣可五十步色黑難渡以杖測之可褰衣以渡也溯流東行七里許山低野濶始見人家聞是茂山來人朴大柑家而日暮止宿問地名云是清金洞最深處即華人所謂五道溝也給清心丸二介白紙二卷又問羅善云溪楊花等地與葛郭蔡金等人之所居則朴曰我亦爲此等說所誤三年前挈眷到此末見如所聞者而貧不資生傭賃自活至於浮江流木自己江歷鳳城抵我界龍川越邊孤山頂巖而還竟無別界且無高人之居矣君其無勞遠尋從此回程也問其農業則地高且寒只種甘藷或有麥田六月末霜所居三十戶皆是我人而以採蔘偸船爲業就中楚山來崔先達崔都監金掌議等

三戶最有厭鄉之心將次第出來云而又問我地接界最近里數則朴曰自此
洞出一百五十里之間曾有我人七戶今春為胡馬賊所滅也無人家洞口越邊
鄭厚昌終界十六把所梨木坪地也
初六日因崔宗範身恙仍留未發
初七日崔宗範強病行二里許乃雲嶺下邊山腰也地形稍夷路勢稀微
而泥濘滔入樹木蔽天北行六十里有一峯撐天云是華蓋山也日入路
窮以橐中米屑和水而飲三人會坐於一樹之下鬼燐虎嘯不能成寐
初八日崔宗範病勢稍可登華蓋山腰白頭山尚在東邊諸山俱在
眼底直下西北四十里即板乃洞華人所謂三道溝也山愈出谷愈深水

愈黑下山餘五里許到金汝玉家汝玉者本茂山人十餘年前潛越善辨而
稍有義理者也初逢款接曰何來人何爲到此荅曰聞勝地在此兼有高人若
民故方欲投身先探到此見有一老人在上座是汝玉之父云故前往寒暄汝玉
曰君輩雖云探地我知君之來意也向自燕京差來探去慈城又有來探
邊門野籬安知君輩之來非爲厚昌探路耶我雖在此非反國人豈有害國
之心而昨冬相戰時爲此地之人所逼且爲袱寶之所謀害至使我爺納質於彼而
質我往戰不能自避竟役於馬鹿補之會已知君之爲寨防將至今對君慚
愧何極方其對陣之時彼軍雖衆藥丸俱盡以若厚昌兵威可一鼓盡滅
當此之際無論彼我死在朝夕彼則遠遁我則待死使此沿江近千里之地

幾至人烟俱空而過於守法不得渡江長驅竟受約文罷陣可惜〻〻若其長驅渡江則我亦當死而顧我犯罪之人死亦何恨此間所居者彼是盜賊我是逆徒雖自厚昌来滅天亦不厭而拘於犯禁不為渡江之説流到此地養其驕氣豈勝憤歎我亦来此豈敢言忠而来此者非欲反國迫於窮困也往在壬戌行獵於白頭山腰負債失獵與其歸里督報母寧自死不歸苟全於此地頑縷不絶豈我本意哉到今之地欲歸無地欲生無樂而君雖初見自知君之非私来故為訟我罪之非不忠也近聞厚昌膽

上納文昨冬移咨中國至有列名来査而終有兩國并攻之舉云此地所居者皆當為甕中之鱉魚自願此生何異於處堂之燕耶我國之人

今欲還歸而惆於被罪尚此荏苒兩國夾攻果如所聞則歸國伏法猶賢於
在此亡滅君若先歸知機須即通奇使此犯罪之人歸國而免何幸〻且近我
人之來居者爲二百餘戶而皆以我作主者也我歸則二百餘戶皆當隨我
突歸我雖伏法餘黨活出勿以我爲反國而即通須活此多少人命也崔
宗範曰此行本爲尋真元非間諜則向我此說一何誤也因向家勢貧富
則答曰赤手來此所買近萬兩而近來我人來者甚多報貸救活貧
債益多將不知何以磨勘而家近我人來居者二百七十餘戶皆我隨從也
以柵力言之則百勝於在我国時然此二百七十餘戶非我率來者而以在
此之故苟活不去竟作反国之民此亦我罪也因取二冊來示曰吾父

近而大會頭自清金洞下三道溝至洋絶路為名處一百五十里之間所居人丁軍物皆在於此取看其冊則首書大會頭金元澤即汝王之父名也我人家二百七十坐人丁一千四百六十五名鳥銃七十四柄華人幕二百二十坐人丁七百九十二名大銃二十柄鳥銃二百十六柄而所居我人中李春景與李奧寶三兄弟皆有壯力今春打殺响馬賊二名手搏二虎一熊為衆所憚而華人則王陽春韓五亭李萬成柳實仁子四名各統一部落王居住絶路韓居卵巖洞李居板乃洞柳居二道溝口而皆為會上所管也

初九日滯雨仍留汝王具酒相勸故酬以紙丸等物崔宗範曰我今到此俱是負國之人何須說義而本國自甲子初元國安盤泰民奠祉席而楊花

王鷄之說亦敢售有則以君才德何不幡然改圖曉諭同隣並敵故國耶答曰
近聞兩國合攻之說正息敵然我亦人也以何面目立於世耶崔宗範曰知
過必改古人所難苟能自新可作善人且況留此則有必亡之勢敵國
則有樂生之望何不三思耶汝王曰今聞君言不覺感泣然自首之日恐
罹刑辟且捨目前之栅豪而赤手敵國將何以生若明知中國之來攻決
不可留此而從前統巡之行只遵大路視爲文具設或嚴查限役兵弁足
可以利誘而彌縫故未能決意歸國也崔宗範曰中國來攻之說既未
的然而雖或有事其彌縫若是容易耶汝王曰每年統巡之來必頒賞
甲軍并言逐匪而何曾有驅逐之擧乎例有情幣於下屬輩每

獲安帖以是之故雖有秋間大赦之說皆無惕意而惟以耗錢爲難也蓋
其言前後相反意甚叵測縱云欲化誰能信之大抵同居之人盡是茂山
流民自作一村接屋相居爲一百餘戶而中有李歷首相哲辟風恩德孩姜都
此李都此皆鄉齋否也偶逢與語曰此近權實爲名者居何處乎四人
皆曰權實本自江界越來奸險憯毒謀殺我人之居此者亦已屢矣金
汝玉亦爲權所陷殺至於死是之如虎在此者孰非背國之人而皆無背国
之心惟權實與茂山來金利正非但反国兼有害国之心誠極憤歎此地居
人皆是中国亡命逃徒而爲其謀利聚黨越境凡役本於厚慈三甲等
地出沒偵探而本国則過於恪勤雖明知其爲簽民然不欲下手於上

國之人未曾居數矣昨冬厚昌守之便宜攻勦足雪積年之憤而拘法
守經不爲渡江若果渡江一戰則我人之居此者卽欲内爲攻勦匪類靡
清巢穴而竟未遂志至今憤歎云
初十日自金汝玉家雅敎欲給飯俾固辭不受西向沿流下五十里山如犬牙
水勢折旋一水回流凡二十節也地名長巨里尋入金鳳憲汝白家汝白自茂
山暫寓厚州四五年前潛越者也曾有交契故詳問別界與高人消息則答曰
我固妄矣君亦妄也如此畳嶂認作別界何辭短褐指謂高人可乎別界
無是此地高人則我爲最高君勿妄行自此還歸也我以幾年交誼豈忍視
如楚越而不以直言也因與止宿所言如金汝玉君同

十一日沿流行七十里其間涉水處不可勝計忽看東北起峯拔地亘天倚作二層逶迤西南欲斷復起奇怪莫測行十里許山開八字隨其山勢作城名曰高麗城高可三丈圍可十五里往往有破壞處城左右山澗迸急可謂天作濠池也西望兩國會哨之頭道溝可十里許而開耕實爲此地人王陽春養子方聚衆淘金種種有謀害我人之意故不能往見而城下有列幕數十處尋入陳財東家止宿主人頗順良使碩根與之相語而聞其所言則奇地稱霸之說果是妄傳也我人之傭於彼者無處無之我人則名係金元峯會上彼係王陽春章內云

十二日緣雨晚發大野橫前野外鴨綠長江界劃兩國與慈城間迎面三千里

大野相接雖風之後初見我國地界倍切思歸之心令人難堪也溯流北行可三十里
兩崖相錯一水回曲或五里一家或十里兩家貪行日暮適到無人之境暝色
迷路列坐溪邊夜雨蕭蕭山溪益喧
十三日宿雨未霽夜已失寐朝又未飯盡日行四十里之許地名榆巨干
子自陳財東家上流行七十里地也其間涉水凡三十之灘所在彼幕合計三十四
坐我人家三十七而我人之傭於彼者無幕幕無之家居者亦未免爲彼奴隸天
道孔昭亦一快事也尋入一幕止宿主人是王把頭云者甚醜甚愚無與
可語也金泰與眼病苦劇通宵不寐
十四日緣雨晩發西踰大嶺嶺在鴨江之北巴江之南最高且險可謂天限南

北山嶺從北嶺枝分而盡向鴨江者土人通稱嶺前枝分北向巴江者總云嶺後也
嶺路直上半天十步九休行可二十里始到嶺上以米屑療飢北下十餘里尚在
嶺腰也樹木蔽天瞑色滿地不能前行依樹過夜
十五日行二十里下嶺地名王溝稍下五里許 地名小溝四圍山高一疋天小水色
甚黑且深是謂人頭江源而廣可三十步脫衣而渡始見列幕往往有之亦有我人傭
於彼者不可勝數所業多在於採獵或農或蔘也適逢從山來人許姓者偕入
其家止宿詳問鐵浦城楊花村真偽蔡先生鄭將軍處實則許曰我
在我國亦聞此說而及到此地無地無人只是如是地如此人也毋勞前往須
從此返程也若其有此地此人來此些人何爲在此進退維谷如羊觸藩乎又

問自此出洞里數與人家多少則答曰從此出洞遠可八十里彼幕一
十餘處戎人六戶亦與此地無異也
十六日伺北行七十里抵一岑下忽有大路橫前聞是統巡通使出入之路
也雖無危險處兩傍樹木連天行四十里許過一空舍即通使往還支供
處也他無人家日暮止宿
十七日西行二十里下岑亦無人家以米屑療飢又從大路十里許始有列
幕地名叙賓羅阿子也水色微明山勢甚明野廣村稀尋入華人劉成
云家乃一大參圃至也參圃皆覆以白洋木下山後初一大家也使林碩根通
寒暄而道尋真之意則劉答亦如前度諸人之言一無差誤也又聞安鳳

龍今春来此云居在何處答曰今春新来為响馬賊所困避入深山四十餘里寓接於金陽孟攔幕峽深不可往也止宿無事

十八日西行三十里許地名三千洞所過萃人幕二十餘處此皆是蔘圃為業或二三日耕五六日耕皆覆以白西洋木我人之雇傭者不許其数而絶無成家安業者往四十里到八頭江邊盖蔘前諸山長谷之向鴨江者通稱道溝蔘後長谷之向巴江者通稱頭江是八頭江云者即蔘後諸江之第八也日暮止宿于一小幕主人是壬把頭云

十九日朝雨晚晴行十五里八頭江水濁入巴江相激於峽岸巖之間為澒澎湃波聲如雷傍人高語猶難詳聞以其江流甚急故名澋濤川峽束

巖險一人當阨決不可過也沿江而行二三里忽見前面群山美秀高低蛇
蜒望之若化人所居而前有八十里天野蓋渡江後初見云是巴燕坪又有
一峯兀立如所名曰筆峯峯有一大幕主人王保太郎發後諸會上大會頭也使
林積根殷勤致意會上交籍終不得見問人衆多小則王保太曰此發後發
年矣皆在我會冊中無不受令於我者也問我人來居幾多答曰人主無
家居皆爲吾人雇傭而昨冬流來四百餘户盡爲紅賊所擄奪婦女
並被翕与至數百而尚闌來多去小不知何故也適見我人之傭於主家者
亦爲七八名故不勝痛歎問其所而來此則我人等答曰彼債本無子母
生面請債亦無難色雖或負債逃走無處來尋聚着彼是主人也而念

之衣之者皆是我也我等視主人卽一飯碗衣服故在此不去而近者我人之來甚多彼亦慮其來多害之故種々有遮路奪物之舉春來益甚我人之遇害於途中者不知其數竊爲君輩危之三人聞此正覺心寒王保太從傍攙衣曰君輩來此必有懷璧仍卽解包搜覓其見無物笑曰初謂多々乃是空々貧丐也是夜止宿

二十日西向行二十里到巴豬江邊江平野廣天遠山低覽物之情可使喜人樂而愁人悲也乘船渡江船主結於江頭濟行人受金爲業船價金一分小坐江邊而息之則去國千里爲客數旬深入重地歸期未卜正如楚囚相對不覺雙淚添襟也從大路行二十里處々列幕亦多我人之雇

傭者而楚山来人金鍊之家在路邉小憩談話乃問玉溪楊老萬郭
金叅之虛實則答曰吾亦爬问此說到此三年竟無所
見君輩此行可謂捕風捉影終歸無成即須還敀也下江諸處响馬賊數千名
見財輒奪小咈其意輒被殺害也金叅奥曰我本無財豈有無端殺
人之意〔理〕乎且此亦有人之地也何不禁止而使彼行賊乎答曰此地即
中國之邉外也把守只在此江三十里之内把守以外無法之地也力强者
爲上人衆多者爲强賊一入此地何論法綱乎林碩根聞此言揮淚催還
曰誤到此地將有不測之禍爲之奈何金叅奥曰人生之間死亦常也即
到此地畏死何爲仍止宿

二十一日向北行三十里名曰六頭江所過彼幕二十三戎人家六皆貧殘
爲生其中金寧邊戎自寧邊來故仍以爲號也時在巴江等位之位防入
塞嶮爲道尋真之意則寧邊之言亦如鏤之之言也金養與問曰此間
亦有(戎人)來居者否寧邊曰此亦多有而皆傭於彼絕無作業自活者因言
今春義州洪姓人來轎子以其家丁粧作軍牢而前導婦女之乘轎
子者亦數十人(後從)丁殆近三百從江界渡江而來威儀甚盛賊到道里決阿時
遇賊黨盡奪婦女財貨人命死傷者亦近三十名至今結構於山谷無
計資生竟爲雇傭昨秋以後自江界越來者不啻四五百戶而皆散作
傭奴始知負罪之人天必禍之也崔宗範曰君之來此亦非負罪乎寧邊

曰我弁所免是罪也誤落此地畏法未敢而我亦自知無所成也毋論人我
輻湊到此者亦一天運然來此者未必皆貧而來輒為僱傭終歲自苦
有妻而見奪十常八九有財而自活者百無一二苟非天之降福豈至斯
也君其速還為道此狀俾令多小愚蒙之民無蹈此地回為止宿
二十二日粮盡買玉唐米一斗於金寧邑價金七分也西行五十里所舡列
幕二十一處三人到此雖欲前進賊黨殺害奪掠之說人愈往愈多不能深入從巴
江下流乘船還渡船價金一分船主結幔亦如上流也行二里許遇一家是宣
川來人李訓長云入見寒暄又道尋真則李曰於此無法之地豈有別界無
根之說煽動民心蒙誤西北兩道之民做出此言者豈能有後乎忽見一人呻

吟左林問其為誰則答曰我本楚山人姓金五月間三人作伴從江界渡江自
羅阿洞踰大巖道遇賊黨見奪衣裸二人被殺我則疾入林叢中誤落断
崖折臂幾絶僅保到此痛甚欲死也三人聞此心寒膽落不勝畏㥘也夜宿無事
二十三日㥘於遇賊不能遵道而行隱身於豐草茂林之間潛行三十里地名
五頭江只有七幕亦有我人雇傭者日暮屏息四間以米屑療飢過宵
二十四日西行十里地名四頭江也遠看江邊結幕櫛比以為數三百戶而
數千人列坐淘金疑賊屢改路行半里渡四頭江過一隅有一大幕如我國
大街旅幕亦多我人為傭者聞是張先生名淳年可七十餘為人儼然丈
者使林碩根問此間果有別界高人稱霸者乎張亨曰我今以國變奔

流落居此至今三十餘年未聞此說爾國人浮聞此說移家到此死亡者不知其數猶此不悔何其愚也君之來處皆深山絕巖此巴豬江一名渾江而源自先春發至此三百里雖廣野無霸王自此西下三十里又爲三頭江。四十里爲二頭江又四十里爲初頭江即鳳凰城後江北來與此江合流處也又從鳳凰城後江而上八十里地名新兵堡自初頭江合流處隨水南下三百里鴨綠江楚山山羊會鎭相處也北去二百里即古城雖中國官治之地也南踰大嶺出長津福洞鴨綠江一百九十里之地山如指裂閒閒居者皆如我們所傭者皆如君輩而已復何有霸於其閒者乎因笑起入內少頃手持一壺燒酒一碗饅頭而出曰勿爲妄行喫此回程也從此前往無非賊窩何不自惜其身深入此地耶崔從範金泰興

氣甚憊困或有惡寒不能作行因爲止宿

二十五日將行絲丸微物給與張淳再三推辭始受曰昨日我言切勿泛聽也我本故国之人今雖流落居此與爾国人便同一家也豈無愛而欲生之心乎前路無可觀且多凶賊慎勿徃也一行畏㥘不能復進溯流而東江崖芦長遠山如斐行可五十里耶過彼幕二十餘處皆務農爲業皆是沃腴之良田也惜其不爲水稼也炎熱如火三人俱困同坐於江清泚明處暫到夕暉更無去意累石撑鼎炊飯掬水以求飢渴相視一笑食罷枕石而宿

二十六日東行六十里還是大頭江邑復渡巴江尋入金寧过家上宿寧过笑曰聞行多日能得奇地乎向以我言爲不信今日應知吾之不誣也

二十七日從前日所去之路行七十里復到王保太上宿房金以宿緣故不論也

二十八日到八頭江東行九十里地名山次子遇一空家自炊而食仍爲止宿

二十九日東行五十里許有我人九戶盡是茂山來者男不上髻女不穿裙飢餓之狀令人惻然到一岺名曰小春嶺樹木連天白晝晦陰雖不甚高險也行五十里許始到岺上德甚難行自炊而食仍爲止宿

七月初一日行二十五里下岺地名方出羅所子有細川甚濁川邊有獵幕一處懸鹿角四對問捉鹿之術則曰捉鹿不難多財多捉所不爲籬包圍三四百里間〻作門〻外掘穽捕盡籬內之鹿每年填穽使鹿自納而獵時復掘從籬內驅之則無不捉多財則籬廣〻而捉鹿尤多是所以多財

多捉欲買其肉則適無捉所云耳仍歇復北行十里即河陽水源頭也山
低野闊土甚沃腴所種玉唐一根成叢多有十穗者土人謂之西洋種也有彼
幕十一我人四戶都是茂山人中有崔掌議者又問楊花村王鵝蔦郭虛
實則答曰我亦來此三年但聞其說未見其地其人而已江以外雖未得見已
江以南鴨綠以北足跡殆無不到而曾未得見問人戶多少則曰詳在會上都
錄而不可盡記云日暮止宿出米寄炊故不論價以白紙一卷酬之
初二日北行十里有江東與來陽河合流即始頭河下流也江邊三幕皆是大
蔘圃主而每圃大至十餘日耕小至六七日耕皆覆以白洋木望之如白雲蓊鬱
亦一壯觀北行二十里有一江源自西大嶺來者也乘船北渡船主黃太郎

陽河諸部落總首云行三十里地名大營遠山如眉大野如枰幕七盡我人
家三中有茂山來李德禧者尋入與語粗解文字踰歲後所逢我人中
第一人物也夜半德禧曰君亦誤聞別界高人之說尋到此地乎崔宗範
曰吾等鄉導昌人能聞楊花村玉鷄洞羅善洞鉄浦城等別界叅先生
葛處士鄭將軍金進士等高人在此云故周行到此終不見君既先來
必知虛實幸須明言也德禧曰我今茂山人而璿裔也故甲子年後以
族譜有司久留京中庚午九月妄信此說挈眷渡江中路喪妻初棲厚
州越邊八道溝轉至三道溝復從巴豬江邊而上栅棲於此無處不行而既無
別界且無高人故詳探其做出此言則茂山有司金姓者七八年前潛到此間

及其回還做出僞書盛稱高麗之德與道山水之美甚至圖畫地形列錄里數故
落於慈城閭延面此書一播好奇之徒無賴之輩挈其妻與子傾財産甘
心投身項背相望中路被掠橫死者不知幾千人幸而得生妻孥財産已爲
匪類所有而身爲傭奴飮恨呑辨此固自作之孼無足矜悶而皆一金姓
之誤也雖欲食肉寢皮庸可贖乎吾以章甫之倫非無補過之願而欲效未能
者猶有畏法惡死之心也北來生靈南望涕泣擬還故土而去來之際俱犯
邦禁厥來易去難是亦天之所使耶崔宗範曰誠如君言金楚之罪
擢髮難數而聞風輻湊宜無西北之異矣沿路所見茂山來人十居七
八抑有故歟德禧曰丁卯之夏忽聞別界僅隔一水民情搖漾如川

赴海而路出白山是五百餘里無人之地也夏而飲暍冬而飢寒
死於途者不可勝數幸而不死者皆到此地所以居人半是茂産
也近聞朝廷簡遣循吏撫恤黎庶此來之人喜不自勝日前
還故者已至五千餘戶而待秋欲還者不知其數吾亦從此放矣文
問 中國官治距北遠近答曰自此北往三百里地名唱鷄城卽 中國
吉林所管之地更無我人之來接者而近聞傳說則唱鷄城过我
人三千餘戶不知何時來居衣服言語未可識別云云可畏也
初三日將發德禧曰不忍在家送別仍與同行回路行三十里爲登黃
太之船 東南行五十里許地名始頭向彼幕三我人家二又行五里有

茂山砲手李石允家李德禧同人止宿出米自炊語到昨冬过事李石允曰我
以砲手爲此地人所貿竟頹馬鹿浦之役今聞君在厚昌慚愧何極近
来岑前岑後一倍戒嚴別立科條分作四會上每會上兵羌人丁一々會錄
任置於都會頭此會頭即王老大而彼我人口不能詳悉鳥銃僅五十餘柄
聚在會頭家云岑前兩會頭方欲二千金貿置火藥將爲今秋不
虞之云

初四日臨別成允曰聞厚昌新設砲科云我國善放將欲敵囯起試也
日逢場幸須相隣而勿相詬也偕行二里許德禧手指東邊諸山曰
此去雲岑七十里自雲岑上一百八十里是西大岑而東上五十里水從

山間瀉出卽松河江源頭又上二十里卽黑龍江發源處而皆無人之地小心善往也因分手東行十里遇張氏幕買小米二斗價則黃金十六分也因行無人之境六十里依老栢樹上宿

初五日踰大嶺夷而長是名雲嶺也巍嶺失路以子午針辨路而行可四五十里終未見路遇大雷雨依樹上宿

初六日南行四五里偶逢樵者問路南距二十里卽葛姍伊地也沿溪而行水深遙轉又無人家依樹而宿

初七日朝起四望群山萬重路絕人蹤莫知所向循水東行二十里適午針適一峯向晚始抵平地地名處無憑問又如前宵共宿樹下

初八日又未覓路隨水南行夜宿溪邊

初九日順流行二十里有獵幕而無人一線微逕依稀可辨遵路而下三十里地名東坮洞、外是八道溝即厚昌富盛面葡坪越邊也故國山川依稀入目相顧歡喜仙、欲舞備見小家即向日知面之許亘也仍爲止宿

初十日行五十餘里到辛太家太笑迎曰尋得幾處別界幾介高人乎不信我言狼遊數朔何乃自苦如此酌酒相勸仍爲止宿

十一日還到朱重謙家

安相來錄

近年以來 沿邊上下播傳浮訛煽動憑怩甚至負戴相續聽聞可駭根窩有無眩惑莫測另探可信人偵探虛實恐合處遠之方故夏初稟白此意旣伏承 處分矣 小人前年曾經厚州府使而前五衛將朱重讓伊時在首鄉之任稔知為人之勤實解事故招致商議則渠旣年老莫可徒步遠涉而保薦土鄉中伶俐勤信可合使信之三人故往復於厚昌使另飭於朱重讓使此三人十分講磨百般團束粧以流民給以盤纏變服越送而于今四朔蹤跡杳然不無關念矣纔於日前接見駿郡守書則月前十五日無事回來云圖形與日記冊子同

封以來故入鑑次僅茲謹上而已記中所遇人物問答與圖本中所經山川形便豈可曰瞭然可詳而鴨綠以北巴豬以南千里之間行跡幾乎周遍問聞亦足備盡而彼胡之亡命我人之無賴渾居雜處無法無倫有力者為主多衆者為賊可謂烏合而蝟聚也羅善楊花之洞未聞其地葛郭金蔡之徒不見其形則前後誑說從此可驗沿江匪類之稱以會上會頭各統部落措備銃等一是借路伐木之計一是自護性命之意也歲過重防自可斂跡彼所謂紅胡子响馬賊不過是殺人放火之一草寇也鴨江以北既無巢穴之可疑巴豬以北即中國官治之把守則實無足為慮於這間竊伏念愚彼邊氓迫於飢寒甘聽誑言五六年內騷〻

然潛越者千百其數邊政致此踈虞萬萬悚悶而一自越江不得自活身
作奴傭婦為胡妻恨其誤落便有回國之心而畏法不敢罪固萬戮情
有可憾曾是雨露化育中物也如有還渡者特施廣蕩之政勿問
其罪反側自安則聞風爭欣復作聖世良而詖訛自熄將無犯越
之弊故敢將法外之說冒猥伏達極涉悚惶而至於委送三人不
顧其身冒危涉險備嘗辛苦不可無酬勞之典 下諒處分
伏望

四月八日 [illegible] 戊菴鄉五斤 [illegible]

申崐元弘李錢文四拾兩持去五分邊

四月十二日 下布紬廿匹一疋在

守卜二斤

唐以朴鍾運三斤

李甚宗一斤拾五斤五両

李錢宗五斤

初間然日惟以念鄉係身心之性
揚稍可爲華將酒者不海物禮
辛巳四月廿八日未
積恒惶佈也附以勤節孝惠翰
以審槐更以省立衛具然爲鄉重鄉作
至且茲之所勞祝本指以墓表
付爲若皆陽臨所爲辭碑石

孫

趙

鶴